

不会开车的我居然写“路怒”，岂不等同于鸡和鸭之间的对话？也不尽然，旁观者的视角或许多了点客观，何况世间的路有万千条，岂止一条开车的路？

不久前，小米接我去近郊游。我坐她的车不超过3次，但她开车像“斗士”的印象却留在了我的心里。记得有次她载我回家，车子堵在了内环高架上，开又开不动，下又下不来，我看她的十个手指不断地在方向盘上敲击，这种焦躁也传染给了我，我的手指也不自觉地在大腿上敲打。这情景有点儿像早些年坐出租车，每当“吃”个红灯或道路拥堵时，目光便不由自主地看向计价器。数字不受控地“蹭蹭”向上蹿，让人心惊肉跳，掩盖焦虑的动作就是在大腿上敲击手指……

那天，我们从青浦的回程又被堵住了，车速比蜗牛爬行还慢。我看向小米，见她的双手搭在方向盘上，一脸平静，全然没有十指敲击的急迫。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上了热搜的黄色工程车与蓝色私家车斗气的事，其中那辆黄车被撞击后半辆车身悬在高架桥上，悬！

小米回答我：“这是典型的路怒症，不值得的。他们现在肯定都在后悔。”轮到我吃惊了。开车容易与人较劲的小米怎么如此冷静？小米说她是被一名罚她款扣她分的交警说动的：有次和小米同向的车有挑衅行为，她先是开窗

闲人茶聊，有人说起回老家看到一群专家在村里指手画脚乡村改造之事，于是茶友七嘴八舌感慨颇多：乡村改造怎么做实用，怎么改舒适，怎么建经济，怎样才能留住乡村的形与神……生活在村里的人，对乡村有情怀的人，才最有话语权。

这话题让我想起一个水稻施肥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有个松江农民培育出一个水稻好品种，产量高又好吃，他还有一套种稻的好经验，专家觉得这水稻品种和种稻经验可在全国推广，就把他请到农科院做特约研究员。一次，专家和这个农民特约研究员讨论水稻施肥问题，专家认为田里水稻基本苗（刚插下去的秧苗）多，肥要施得多，就像一桌人吃饭，人多饭菜也要多。这个比喻

听起来符合逻辑，而这个农民听了，却不知怎么说好。按他的经验，基本苗少，肥料要施得多，让它发棵分蘖，才能取得高产；反之基本苗多，肥料要少，不能让秧苗长得太多，太挤，通风不好，病多穗小，这是种水稻的基本经验。种田怎么施肥，农民心里最清楚。

现在各行各业做事几乎都要听专家意见，专家真是无所不能吗？有时，面对有悖于常理与实践的专家意见，干活的人是最尴尬的，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于是，人们开始感叹专家中的行家太少了。有人说，简单的事情复杂做，复杂的事情简单做，是专家与行家的区别。但我认为，真正的专家一定既是专家又是行家。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农业机械专家罗锡文，两位院士既是一流的专家，又是绝对的行家，当年他们多次在松江的农田里与农民和技术人员交流，一听一看就知道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问题，一点一拨，人们就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向。笔者目睹，敬佩之至，这是真正的专家、行家，也是大家风范。

六月，轻飘飘的裙子穿起来，俏皮的高跟鞋蹬起来，准备迎接火热的夏季。高跟鞋风靡了五个世纪，它有什么魔力？早在明朝，我国上流社会的女性就穿着以丝绸包裹的圆底高跟鞋。古人的设计超前，那时就有内外高跟之分。到明清，皇宫里的花盆底绣花鞋，每双都是精美的奢侈品：底部由木头做成，就是“恨天高”，底部用刺绣和串珠装饰，鞋帮多

时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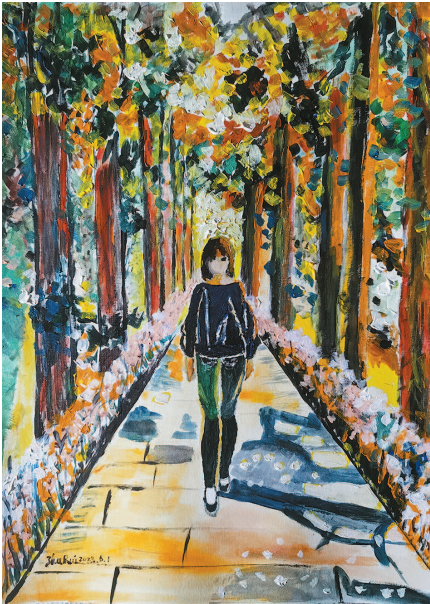
的劣势了：毫无工作经验，需要帮助，需要积累，任何老员工的指点于她都是“葵花宝典”。而另一个新人却难以接受被人差遣的状况，听人摆布意味着软弱，哪有自尊可言？

小闺蜜如今已是公司的中层领导了，而怨天尤人的新人却“怒”走了自己。用才能换认可，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有“怒”的精力还不如充实自己。

就在昨天，我一远亲在电话里跟我抱怨，把单位家庭的不如意都归罪在父母身上，怨天怨地怨父母，似乎父母没钱没势才导致他人生路上一团糟。说出这种没出息的话，不是“路怒”又是什么？

在我们眼里，孩子的情绪一会儿是狂风暴雨，一会儿又阳光灿烂，因为他们的心智还不成熟，需要身边人的“副驾驶”及时提醒和关照，引导他们正道向前。然而，如果成年人也像孩子般地不成熟，老是发脾气，那心理上多少有些问题了。

我写“路怒”不写“症”，“症”是病字头，许多人还没到那个程度，但心理健康是一辈子需要自我调节的，别让“路怒”成病。



海南岛归来已是傍晚，我急匆匆地在机场取了行李，乘上出租车回家，晚上还要参加好友儿子的婚宴。途中下起大雨，我很累，打起了瞌睡。手机响了，是机场工作人员，她问我是否拿错了行李箱？我否认。这行李箱跟随了我多年出差、旅游，我太熟悉它了，黑色的箱子，上面还系着红色彩带。挂了电话，我睡意全无，心想着今晚该穿什么衣服去喝喜酒。手机又响了，依然是那位姑娘要我确认箱子，我有点不耐烦。过了一会，手机又响了：“周老师，您的行李箱在我处，机场工作人员扫了条形码，查到是您的箱子。”这是老年大学的学员老杨的

穿着有些大，就在鞋面绑了绳子。妻子穿高跟鞋走路非但脚不难受，反而别有风韵。还有一种说法源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他苦于身材矮小，不能在臣民面前展示王者的威严和男子汉气概，下人就给他做了一双高跟鞋。我倾向于这种说法。路易十四在时尚史上赫赫有名，但这位国王个儿矮，又喜欢开派对，可他几乎和每个舞伴都存在身高差，身高问题是根

高跟鞋

假期，枯坐书房读川端的《千鹤》，小说里写了很多茶室里的事。“拉门大敞四开，少女靠近门口坐着。少女的光彩似乎往宽大客厅昏暗的深入投了一缕光照。壁龛浅水盘上插着菖蒲花。少女扎的和服衣带上也是水菖蒲图案。也许偶然，也许不是偶然，毕竟是常规的时令衣着。壁龛插花是菖蒲而不是水菖蒲，无论叶片还是花朵都留得很高。感觉上是千佳子刚刚插好的。”一只茶碗，或是一个水罐，经历数百年时间，在一任又一任茶人手上辗转和使用，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因为老是说点到点茶的事，我于是也去泡了一杯茶。

不过最近没有心思用盖碗泡茶，只是用大玻璃杯泡了来喝，这个季节，本来也应该喝一点早春的龙井，前段时间有朋友送来工作室，我却一直放着，想到喝绿茶时，不过是把旧年的龙顶取一些出来，喝得也还有味。

春茶还是喝了的，上次——我都记不准是在哪里了，反正是喝到了二三次，也算没有辜负这一季春天吧。

茶室中是有插花的。《千鹤》也写道，太田夫人留下的水罐，常用来插花，那是一只志野水罐。志野茶碗也美得很。“志野茶碗的白釉里隐约泛着微红，仔细观赏时，那红色仿佛要从白釉里浮出来似的。”

我近来常用的一只茶碗，是木叶黑釉盏。现在不是点茶，只是纯



电话，他也是海南岛之行的团友。老杨还传来了行李箱照片，真是我拿错了。手机又响：“周先生，您错领了一位老人行李，麻烦再回来一下吧。老人家等了很长时间了……”还是机场那位姑娘，依然客气。我很愧疚，由于我的粗心，八十多岁的老杨在机场苦等三小时之久，但这样再往返一下，晚上的喜酒也泡汤了……到机场，换回箱子，我想当面谢谢那姑娘，可她趁我和老杨说话时悄悄走了。我想起要给好友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来不及参加婚礼了。不料朋友说：“老周你记错了，婚礼是明晚呀！”

生活中的阴差阳错从不停息，但也是美好的记忆。

七夕会刺。国王闷闷不乐，底下人就要想方设法为君分忧。当时，英国男性的鞋后都有一点跟，方便骑马时能蹬住踏板，有人就在想，能不能把鞋跟做得长一点？有想法就要行动，历史上第一双高跟鞋因此诞生了。我注重舒适，常年穿着平底鞋。有些女人宁可脚受罪，也要穿高跟鞋，因为穿上高跟鞋，整个人的状态向上提拉，体态更美了，气质也更好了。

七夕会

喝茶，其实用什么颜色的杯子都差不多。这只木叶黑釉盏因为有着显而易见的瑕疵，树叶边缘的纹样不干净，可见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不过，反而因为这样，用它的频率却更高一些。似乎随手拿来就用，不用特地要珍重什么似的。其他的茶碗，譬如友人送的，总觉有情意在焉，轻易不怎么用。譬如有一只莲瓣纹主人杯，是越窑青瓷里的秘色瓷，无事时拿出来欣赏过几次，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

泡普洱来喝，加一块陈皮。这样略有些潮湿的天气，适宜喝普洱茶。上次友人给我送普洱茶，还附带送了我一个铜泡的水壶。送茶，又附带送水壶的，在我还真是第一次。前不久，到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里录个读书节的视频，顺带着又看了一遍展陈器物。其中有一块瓷器残片，留有“茶阁”款，乃是德寿宫出土的定窑白釉印花牡丹纹碗。考古朋友说，这个瓷片，年代当在金代晚期，与南宋差不多并行的年代。这只茶碗的等级非常之高，远超常规的定窑产品。只是当时定窑处在金人范围内，不知如何就进入了德寿宫呢？此中原因，尚无定论，考古朋友猜测有这么几种可能性：一是下层进贡给上层阶级；二是一批有身份的人专门主导着这一批高等级器物的南北贸易；三是

也许是老天爷垂怜，巧遇高先生的女儿正好回到家中整理东西。高定珠大姐遗传了高式熊先生的容貌，高鼻梁、双眼皮，两眼炯炯有神，神态优雅大方，

也许是老天爷垂怜，巧遇高先生的女儿正好回到家中整理东西。高定珠大姐遗传了高式熊先生的容貌，高鼻梁、双眼皮，两眼炯炯有神，神态优雅大方，

在四明邨怀念高老

沈晓英

交谈几句便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因她看到过我的篆刻集，也很快认出了我。在我们的请求下，她带我们参观了高式熊住过的房间。石库门房子的楼梯确实不大好走，楼梯比较昏暗且陡峭。先生的卧室和书房用木板隔成两间，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书房里，还留着先生用过的书柜，虽然所有书籍都已搬空，但通过高大姐的讲述，知道先生很长一段时期都住在这里，当年这里就是他父亲高振霄的寓所，直到爬不动楼梯，才搬往另一处平房里。想到先生数十年的艺术生涯，创作颇丰，硕果累累，生活条件如此简陋，每日上下爬楼，是多么不易。

高大姐谈及了高老艺术人生的许多细节。她说：每日看到父亲劳累到很晚，不忍心让他为自己留一些作品。近期，上海市文史馆要给先生生出一本书法篆刻集，高大姐联系了好多拥有高式熊作品的单位和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又一个个通知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带来作品拍照，再各自拿回。谨慎、严谨、周密、辛苦可想而知。她豁达的人生态度，沉淀出她的坚韧以及善待人生的宽宏。这是和高先生的平易近人、与人为善的高尚情怀别无二致。先生用他的人格魅

南宋宫廷与金国宫廷之间的交流——想来因为南宋与金国之间的不平等地位，第三点可能性不大。当然，这也非定论。

在德寿宫里，也看到了黑釉的建盏，有兔毫，也有油滴，都很好看。这样的黑釉盏，到底还是要配合着宋式点茶来用才好。热水冲泡抹茶粉，再用茶筴在碗中回环击拂，将茶汤击打出洁白的泡沫，盏黑而茶白，那样子才好看。

南宋中后期，日本僧人到径山寺来学禅，住数十年。回去的时候，把径山茶和中国的茶经典籍带回国，一并带去的，还有建盏。那些建盏在日本上层社会流传，被人称作“天目盏”。南宋时期流入日本的天目盏到底有多少只，至今已无人可

知。但有四件黑釉曜变的建盏，被人尊为“国宝”，其中三件，合称为“曜变三绝”。

现在也有人很喜欢和推崇建盏，但我以为，因为时下已不再点茶，推崇黑釉没有太大必要了。不过，这也只是个人之见；我想起来，我也曾有过一只油滴纹的建盏，还比较精美，用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阿姨收拾桌子的时候摔碎了。我的书房，乱是真有些乱，书和茶杯茶碗，高高低低地堆叠。不收拾还好，一收拾，茶盏摔不摔的倒不重要，反而是一些书就不容易找到了。

上次在小区的水塘边，见到水菖蒲——我也是有浅水盘和剑山的人，本也想折花来插。后来想到书桌上早已满满当当，无有插针之处，遂也就打消了念头。

力，不仅影响了周围的人，而且在他女儿身上也体现了超出寻常的传承力量。

2014年初，在上海的女儿将我的篆刻作品集设计排版后，照例要请一位大家来题写书名。一次聚会上，书法教育家王宜明先生表示可请

高式熊先生为我题写书名，我高兴极了，忙将篆刻集的初稿请王先生转呈高先生。高先生是西泠印社的名誉副社长、上海市书协顾问、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时年94高龄，他肯不肯呢？我有几分忐忑。没想到才过了不久，王宜明先生就将先生题写的书名及影像寄至家中。还说：先生很赞赏你的篆刻，不要任何报酬。我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

我们和高大姐初次相逢，相谈许久，意犹未尽后，告诉我们，旧房装修后，她还要回来居住，到时再请我们来做客，并说先生的书法篆刻集出版后，一定送我们一本。她要守护高氏家族的住所，延续高氏家族文化的传承血脉。

四明邨是上海文化名流的故居群落，在这里可以阅读海派文化的深厚与广博，在当下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从前辈艺术家们的作品和人格中获取丰富的营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和强烈信念，将继续鼓励我们。我也盼望着以后有机会再次走进四明邨，盼望着先生的书法篆刻集早日问世。



夜光杯